



官版

七書講義

吳子一至五

三

13  
3033  
3





13  
3033  
2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十二

吳子

吳子者吳起所著之書也。起嘗殺妻以求將，嚼臂以盟，母其忍固不可言。然而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是以君子遺其行而取其材。噫！盜嫂受金者，不失為漢之謀士；食人雞子者，不失為衛之良將。吾方以能取人，何暇恤其他！此吳起之兵法所以傳也。

圖國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

人言文武異途，兵儒異道。縉紳之士，豈甲冑之臣所輩哉！今吳起以兵機見文侯，而乃儒服者，不其矯歟！非也。起固曾子弟子也，舊常儒服矣。詎可於一見之間而變之乎？婁敬嘗曰：衣帛衣





帛見衣褐衣褐見不肯易服者所以自重也况儒者知兵古人重之儒服而以兵機見亦其宜也儒服卽哀公問者是也文侯者魏斯也吳起本魯人也見疑於魯聞魏文侯賢而往見之安得不儒其服而兵其機哉雖然鄼食其以儒服見漢高祖而高祖慢之叔孫通以儒服見高祖而高祖憎之吳起以儒服見文侯而文侯且見焉豈高祖好士之心不及文侯耶不然也高祖之起方與壯士守四方豈儒服者所能辨哉而文侯襲祖宗之業方切於求賢師子夏式干木故吳起得以此見之時有不同不可以一槩論

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起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

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

網罟而入淵海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文侯雖而不好軍旅之事何不去備撤具而使人自知之又何以口舌爭哉夫抵觀人之迹可以知人之心觀人之已爲可以知人之所未爲見者迹也隱者心也往者已爲也來者未爲也觀其迹可以知其心觀其已爲可以知其未爲是雖家置一喙而曰吾不爲是其誰信之何者言可以欺人而實不可以欺人也文侯心之所好者在於軍旅之事而乃語人以不好是言與心違也而吳起乃能揣而知之故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冬日夜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爲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車奄戶纓輪籠轂觀之於目則不麗乘之以田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此也



用此吳起指文侯所作之事實而言之也。斬離皮革，掩以丹漆，爍  
金以犀象，此正周官函人為甲也。斬斷也，離折也，斷折其皮革以  
為用，而籠以朱漆，堅以犀象，此非為甲而何？長戟短戟，此乃周  
官廬人為廬器之制也。攻國之兵欲長，故長戟以二丈四尺，守  
國之兵欲短，故短戟以一丈二尺。革車奄戶，縵輪籠轂，此正輿  
人為車之制也。革車則有革以為固，奄戶則掩其門也。縵輪則  
致飾於輪，籠轂則以物掩轂也。甲之為用以冬，日夜之則不溫，  
夏日夜之則不涼，車戟之用，觀之於目，則不麗，乘之以田則不  
輕，此乃攻戰之具有其具，而曰不好其事，果安用此哉？  
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  
雖有鬪心，隨之死矣。  
無善甚，有善突，無勝兵，有勝將，兵而無將，是以前卒予敵也。今

文侯雖有守禦之備，而不得良將以用之，亦徒然耳。是以宣王  
修車馬，備器械，非方叔召虎之徒，則無與成功。晉人秣馬利兵，  
蒐乘補卒，非欒書卻缺之徒，則無以全勝。今文侯雖有其備，可  
以進戰退守，而不能求用之人，宜不猶伏雞搏狸，乳犬犯虎耶？  
伏雞者，伏而畜其子者也。乳犬者，乳而飼其子者也。彼其心慈  
愛，唯恐物之或傷其子，而狸虎或害之，彼必與之鬪，雖有鬪心，  
然其勢不敵，死之必矣。吳起此言，欲文侯以己為將也。  
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氏之君，恃眾好勇，以喪  
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故當敵而不進，無逮於  
義矣。僵屍而哀之，無逮於仁矣。

天下之事，未有偏而無弊者。太剛則折，太柔則隳。剛柔相齊而  
德成，寬則民慢，猛則民殘。寬猛相濟而政和，况文武並用，長久



之術也。其可偏廢乎。承桑氏之君。一於文而不知武。故滅其國。有扈氏之君。一於武而不知文。故喪其社稷。皆偏而弊者也。承桑之所爲。其宋襄乎。宋襄務行仁義。而反喪其國。偏於文之弊也。有扈之所爲。其州吁乎。州吁阻兵安忍。而自取隕身。此偏於武之弊也。明主鑒茲。故內則修文德。外則治武備。示不偏勝也。舜雖敷文。而有苗之征。文雖修政。而有崇之伐。虞周之君。爲能兩盡之也。故以文德則修於內。武備則治於外。蓋愛人者。聖人之本心。而治兵者。禦敵之一術。二者其可偏廢乎。然而兵之所用。亦有仁義而已矣。事得其宜。之謂義。可爲而不爲。是無斷也。故當敵而不進。則無及於仁義。宋襄之不鼓不成列。非義也。爲民除害之謂仁。坐視其死而不救。是無愛也。故僵屍而哀之。則無及於仁。宋襄之不擒二毛。非仁也。子魚言之。公不之從。而欲

竊仁義之名。以取信於後世。吾固知宋襄之未仁義也。

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於廟。立爲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鈞解。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有非常之禮。而後可以待非常之才。有非常之才。而後可以立非常之功。醮廟之儀。大將之任。此豈常禮哉。君身布席。夫人捧觴。所以致其敬也。醮之於廟。所以告於神也。立爲大將。所以重其權也。觀武王問立將之道。而太公告廟西面北面之禮。則醮之於廟。其儀非輕也。觀高祖之拜韓信。而蕭何則欲以爲大將。則立爲大將之任。非輕也。而吳起之才。足以當其任。故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其他則鈞和解散之。無所損傷也。故能闢土四面。拓地千里。其功又如何耶。謂之皆起之功也。言起之功。非



他人所及也。獨不聞養驥之說乎。騏驥良馬也。一日千里。是必居之幽閑。豐之芻秣。而後可以責其千里。任將之道。可不厚其禮。重其權。而能得其用乎。

吳子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

堯典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何說也。教百姓而親萬民之說也。百姓百官族姓也。萬民民也。百姓言教而萬民言親者。蓋百官者教文所自出。故以教言。萬民則欲其從上之教。故以親言。禮曰。以教官府。以親萬民。正此說也。昔之圖國家者。必先諸此。故於百姓則教之。而人習於戰。於萬民則親之。而人無異情。教之所宜。合上下而言之。故以百姓言。是百官與民皆在其中也。至於親之。則止於萬民而已。故以萬民言之。晉張昭兵法。亦舉此。以至退生為辱矣。因知吳子之法。

為可法也。

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

周禮大司馬大閱之法。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群吏以叙和出。夫旌為軍門。而名之以和者。蓋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有自來矣。此軍之所以貴乎和也。和於國而後可以出軍。李郭在朝。相勉以忠義。此和於國也。乃若趙旃魏錡。求卿求公族。不得而欲敗晉軍。是豈和於國耶。不和於國。其何以出軍。和於軍而後可以出陣。晉之四軍無闕。八鄉和睦。此和於軍也。乃若周瑜程普俱為部督。以不睦而幾敗國事。豈和於軍耶。不和於軍。其何以出陣。和於陣而後可以進戰。晉之師乘和師。必有大功。此



和於陣也。乃若彘子以偏師陷，而因以敗績，是豈和於陣乎？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和於戰而後可以決勝。張遼李典不以私憾忘公義，乃率衆破權，是和於戰也。乃若羊斟怒而陷宋師，豈和於戰耶？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不和之害如此其大，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豈不先和而後造大事？荀卿曰：仁人在上，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是以先和其民而後可以造大事也。武王問鬻子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曰：嚴不如和，和之固也。又問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曰：嚴不如和之得也。又問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曰：嚴不如和之勝也。牧野之戰，周之所以克商者，蓋以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有臣三千，惟一心故也。其視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者，爲如何？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啓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

斷之於已，不若稽之於神。稽之於神，不若求之於天。私謀之所及，一己之見也。不敢信其私謀，則斷於已者，有所不足恃也。告於祖廟，啓於元龜，所以稽之神也。稽之神，亦有所不足恃。故必求之於天，參之天時，所以求之天也。夫如是，既得其告而後舉而用之，必有成功矣。昔武王之克商也，非武王之私謀也。載木主而行，告廟之意也。夢叶朕卜，啓之元龜也。至於白魚入王舟，火流于黃屋爲鳩，又天之時也。秦誓曰：襲于休祥，戎商必克。茲非吉乃後舉乎？

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矣。

以愛民爲心者，必不敢輕用其民。以愛君爲心者，必思所以報其君。上以此心待之，則下以此心應之，理之必然也。夫處兵戰



之場擁立屍之地人情之所甚畏也今而從役於斯者乃以進  
死爲榮退生爲辱以上之用我者愛惜旣至而未嘗敢輕故士  
之恩報其上必死而後已故寧就死以爲義而無幸免以偷生  
也古之人所以病者求行奔賞願戰者皆所以爲報也而况君  
之愛惜之至詎不知所報耶

吳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義者所以行事立功謀者所以違  
害就利要者所以保業守成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  
患必及之

聖人爲治於天下豈一端而足哉因其時而施其序矣道以致  
治是爲無兵之時義以制治是爲有兵之時謀以圖治是爲用  
兵之時要以保治是爲寢兵之時方其時之無兵也必以道綏  
之求其初心還其固有逐末者使之反本迷終者使之復始所

以致治也及時之有兵也必以義理之發之以陽會之以陰于  
以行征伐之事于以立征伐之功所以制治也既有兵矣勝負  
未可知而欲用之也故有謀以決之以之違害就利所以圖治  
也害旣除利旣就於此而可以寢兵矣故有要以持之所以保  
業守成而以保治也凡此者治之有方用之有序也昔武王以  
有道之資而觀兵孟津欲紂之有悛心此武王反本復始之道  
也不得已而遂有牧野之師此武王行事立功之義也謀之太  
公所以違害就利也歸馬放牛所以保業守成也不惟武王盡  
之至於列國之諸侯如楚文王者亦能知之止戈爲武亦反本  
復始之道也定功之說亦行事立功之義也所謂禁暴救亂者  
非違害就利之謀乎所謂保大者非保業守成之要乎武有四  
德而文王能盡之其伯諸侯也宜矣若夫所行而不合於道所



舉而不合於義以之處大則以自大傲以之居貴則以貴自驕。曾保守之不思是自貽患也。故患必及之。此秦始皇之所以不再傳而亡也。

是以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悅。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舉順天人故能然矣。

天下有四德。聖人不能違。聖人施四德。天下不能違。聖人之兵。聖人之德也。德寓於兵。故人見其德而不見其兵。是以人之所爲。有不合於道者。吾則綏之以道。使之各安其業。而無悖理之憂。有不由於義者。吾則理之以義。使之去逆效順。而無失宜之憂。又且動之以禮。使之少長有序。上下有等也。撫之以仁。使之鰥寡得所。孤獨得養也。凡此者。天下之所以望治於聖人。而聖

人所以爲治於天。非一端而足也。故能道以綏之則民安。義以理之則民治。禮以動之則民化。仁以撫之則民利。是四德烏可偏廢邪。湯武之君。修此四者。故興。若夫桀紂之主。廢而不能舉。又豈得而不衰哉。建中于民。王道蕩蕩。此湯武綏之以道也。以義制事。悖信明德。此湯武理之以義也。以禮制心。重民五教。此湯武動之以禮也。克寬克仁。大賚四海。此湯武撫之以仁也。湯武惟修此四德。故湯討桀而夏民喜悅。其所以喜悅者。悅其德之備而足以慰天下之心也。武王伐紂而商人不非。其所以不非者。亦以其德之備而足以慰其心也。是以不惟人與之。而天亦與之。湯武而不能舉。順天人。何以至此哉。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耻也。夫人有耻。



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

辭遜之心禮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人人皆有是心卽是心而教勸之則可以有耻矣古之人內而制國無異於治軍外而治軍無異於制國是何也禮義無異理也故教之以禮則民知遜而可以有耻矣教之以義則民知惡而可以有耻矣一或悖乎禮義其誰不耻哉夫人既有耻則教勸之者至而無所用而不可矣故以之大則可以戰以之小則可以守此教勸之效然也晉文公大蒐以示民禮出定襄王以示之義文公所以教之勸之者至矣城濮之役軍吏以避楚爲辱欒枝謂思小慧而忘大耻則不如戰區區一晉猶以此可伯况君天下者乎張昭兵法曰軍國之大者令士知禮義廉耻士不知禮則寧識君臣貴賤之等士不知義則寧識忠於國孝於家士不知耻則苟且

朋黨敗軍亂國動無所畏昭之此言亦知治體也惜其分禮義廉耻而爲四夫豈知教以禮勸以義而民必知耻也哉柳子曰廉耻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爲維由是而觀則昭說不無失之一偏也昭之所言非昭失也管仲實開其端也

然戰勝易守勝難

古今固有戰勝而亡敗而興者殺函之敗而繆公伯秦會稽之捷而勾踐伯越由敗而興也虢有桑田之勝而虢公亡晉有鄆陵之勝而勵公死由勝而亡也蓋旣敗之後必能赫然興怒以求償前日之耻故其心懼懼則興旣勝之後偃然自大不復知有所戒懼故其心驕驕則敗此其所以亡也小民之家無故而得百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獲不過數金其所得者微而所用者狹無故而得百金則驕其志而喪其所守雖得



之必失之。秦有六國，競競以強，六國既滅，詭詭而亡。此戰勝之所易，而守勝之所以難也。湯武之興，身致太平，得乎守勝者也。至若唐太宗，嘗謂侍臣曰：勝思平定天下，其守之其難。魏鄭公曰：戰勝易，守勝難。陛下此言，社稷之福也。以太宗之所言，與鄭公之所答，且其謹守盈成，不圖遠略可也。柰何好大喜功之心，至老不忘遼東之敗，乃曰：鄭公若在，不使我有此行。烏在其為守勝邪？太宗非不之知，而反蹈此者，無他，知之非難，行之惟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伯，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

聖人有心於愛民，無心於用兵。惟無心於用兵，故一之為甚，其可再乎。一舉而勝，此無心之舉；帝者之兵也。再而勝之，則為有心矣。故不及於帝，亦足以王矣。至於三勝，則是有求勝人之心。

未免於勞民也。故特可以伯。舜之格有苗，一勝而帝也。湯之征葛伐夏，三勝而王也。晉文公春侵曹，伐衛，夏敗楚師于城濮，三勝而伯也。雖然，黃帝之起，戰炎帝于阪泉，戰蚩尤于涿鹿，何一勝而帝乎？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何二勝而王乎？一戰而伯文之教也。何三勝而伯乎？吳子之意，非拘其數而言也。蓋以其勝之難易而定其功之高下，以為後世數勝者之戒。故先之以五勝者禍，四勝者弊，其此意歟。是故數勝者不足以得天下，乃以亡天下。項王雖有百戰百勝之功，不免垓下之辱。高祖雖屢敗而卒成漢家之業，若是則數勝之不足以得天下也明矣。不然，孫子何以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



內亂五曰因飢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疆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此五兵之所起必有因也一則爭名謂名之所在不得不爭如秦穆公伐趙欲其尊已爲帝是也二則爭利謂利之所在不得不爭如楚將北師曰敵利而進是也三則積惡謂因釁而興師如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是也四曰內亂謂其國自亂吾則伐之如鄭五公子爭立諸侯伐鄭是也五曰因飢謂彼之國飢吾因而伐之如秦伐晉晉飢不能報是也此五者兵之所由起也而其爲名亦有五焉義兵者所以禁暴救亂也如齊責楚不貢之師也強兵者恃衆

以伐人也如楚人伐許之師也剛兵者因怒而興師也如晉郤克以婦人笑而伐齊也暴兵者弃禮貪利也如北戎侵鄭是也逆兵者則國亂人疲舉師動衆符堅伐晉是也興師之名雖則不同制敵之術亦隨以異故以義師至者吾則以禮服之楚人對齊侯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是禮也齊安得不退而同盟乎彼以強兵吾則以謙服之許男面縛含璧是謙也楚安得而不釋之乎以剛兵來吾則以辭服之如賓媚責以辭是也以暴兵而來吾則以詐服之鄭公子突爲三覆以殪戎是也以逆兵來吾則以權服之謝玄權其利害以勝堅是也武侯問曰頃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起對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吳起對之以謹君臣之禮至於以備不虞者蓋有以明其分而



後可以因民而設教有以教其民而後可以選士而設備君尊如堂臣卑如陛其禮固不同也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其儀不一也禮其本也儀其用也因是禮而後可以定是儀謹其禮則尊卑有異等貴賤有異位飾其儀則金鼓有異制旗物有異章以此而治兵亦足以明其分矣惟有以明其分而後民安其俗而無苟且之心故吏民可以安集而教之所施可以因俗而化矣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此吏民之所以安集也修其教不易其俗此教之所以順俗也安而順之則秦人之性勁齊人之性剛燕人之性慤楚人之性輕與夫蕃長於馬漢長於弩以此而料人亦足以教矣惟有以教之而後人材有成而有可用之實故良材可得而簡募而不虞之患亦可以有備矣簡募良材則有智者可以主謀有勇者可以制敵有嚴者可以治軍既簡募之矣

一有不虞之患豈不足以備之乎成周之際正之以九儀辨之以旗物凡若此者所以謹禮飾儀也安之以本俗教之以時田凡此者所以安集而教也一有用焉會其卒伍以起軍旅頒其士庶以備所守又豈不足以爲備乎王官谷馬氏之十言昔齊桓募士五萬以伯諸侯晉文召爲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繆置陷陳三萬以服鄰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爲一卒樂以進戰効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爲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爲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人可以屠城矣

此又申言古之強國者未有不料人而用之齊桓之募士五萬晉文之前行四萬秦繆之陷陳三萬是皆料人而用之也或五



萬或四萬或三萬者。其所得之數有多寡也。且以湯之伐夏也。尚有必死之士六千人。武王之伐商也。尚有虎賁之士三千人。况於列國之伯者。可不料人而用之乎。強國之君。所以料其民者。有二法。有因其材而用之者。有因其志而用之者。膽勇氣力。樂以進戰。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此因其材而用之也。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奔城去守。而欲除其醜。此因其志而用之也。此五者。既因其材。因其志。則人皆可用之人矣。真所謂練銳之士也。有此三千人。自內而出。可以決圍。自外而入。可以屠城。况又不止於三千者乎。其在太公練士之法。有所謂冒刃之士。有所謂陷陳之士。有所謂冠兵之士。有所謂倖用之士。是亦吳起料民之意也。故太公繼之曰。此軍之練士。不可不察也。

武侯問曰。願聞陣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用兵有當然之理。故不可不之求。人君有樂聽之心。故求之為甚切。陳守必定必固。戰必勝。用兵之理當然也。武侯欲必其然。故以是而求之。吳起而欲願聞之。是三者為之。必有其道。其為道無甚難言者。立則見其參於前。殆可以立談判矣。豈直聞之而已乎。夫貴足以馭賤。則其勢不亂。下樂於從上。則其心不散。道可以得民。則其功可成。所謂陳定守固戰勝之理。於此可必矣。賢而尊之於上。不肖者屬之於下。則貴可以馭賤矣。孰謂陣不定乎。民安其俗。樂其業。服其上。而循其教。則下樂於從上矣。孰謂守之不固乎。是其君則直在我。非鄰國則曲在彼。是道可以得民也。孰謂其戰之不勝乎。昔晉之伯也。舉不失職。官不易



方是賢不肖得其所。農工皂隸不知遷業，則安其居而親其上也。民無謗言，是其君也。此晉之所以強。

武侯嘗謀事，群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起進曰：昔楚莊王嘗謀事，群臣莫能及。罷朝而有憂色。申公問曰：君有憂色，何也？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伯。今寡人不才，而群臣莫及者，楚國其殆矣。此楚莊王之所憂，而君說之，臣竊懼矣。於是武侯有慚色。

人莫不有求勝人之心，人之所以求勝人者，矜也。忌也。矜則欲夸已之長，忌則惡人之出其右。人孰無是矜忌之心？人而無矜忌之心，則無勝人之心矣。是心也不獨衆人有之，雖君子人上者亦有所不免。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以誣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以罪誅，帝誦其嘉句曰：庭草

無人隨意綠，更復作此語耶？文章末技耳，豈人君所宜與臣下爭能？今隋帝知其不如，而幸其死，此其求勝人之心，爲如何耶？隋帝亡國之君，固不責，乃若唐太宗與臣言事，引古人以折之，使之媿恐而後已。太宗且爾，況其他乎？賢矣哉！楚莊王也。謀事而群臣莫及，是可憂也。莊王之所以憂者，謂其世不絕聖國，不乏賢也。得其師而後可以王，得其友而後可以伯。若此者，蓋其所得之材不同，故其所成之功亦異。才可以爲師，則可以王，才可以爲友，則可以伯。呂望之爲文武師，干木之爲文侯友，此王伯之所由分也。今以莊王之材，而群臣莫之及，則是楚國無材也。豈不殆哉！楚王之所憂，而武侯之所喜，宜具起舉，是以諫之。然嘗論之，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桓公之於管仲，亦學焉而後臣之。則伯者之於臣，未嘗不以爲師也。此之所言，以其才







戒不虞而范文子之告楚子亦曰君其戒之是知戒之所以爲寶也燕惟不虞制故亡魯惟不備邾故北今武侯既知所戒六國雖強吾何畏彼哉

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鬪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陣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脇而從之其陳可壞秦性强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鬪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垂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燕性慤其民謹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

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陣而歷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

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因其俗而以求其性則其臨陣搏戰之機皆可得而預言之矣齊東國也楚南邦燕爲幽薊之都秦乃山西之地而韓趙又晉之遺壤也彼其所處之地所習之性有不同則及其用之亦必各從其性之所欲故或重而不堅或散而自鬪或整而不久或守而不走或治而不用皆其俗之所習也烏得同且齊山東之國其人多才強故其性剛地之所產魚鹽爲多故其國富詩人刺其荒淫怠慢故其君臣驕奢孟子言其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加於百姓故簡於細民政之



所寬者以其通工商之業。覆魚鹽之利。而有太公之風。故其政寬。祿之所以不均者。以其田氏封邑大於平公。故不平。以其所媮近之人。驅之虐用之士。故一陣兩心。前重後輕。雖重而不堅。若欲擊之。則何以哉。於此有術焉。三分其兵。獵其左右。脇而從之。則其陣必壞。昔晉侯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踈陣之。使乘車者左寔。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其衆乃脫走。此正擊齊之道也。秦尚勇力。故其性強。郁函之地。形勢百二。故其地險。商君執政。慘酷是尚。故其政嚴。太子之傅可誅則誅。徒木之人可賞則賞。故其賞罰信。秦人之法。所得於敵者。還以予之。故其人不遜。而皆有鬪心。此其陣所以散而自戰也。若欲擊之。亦必有術焉。誘之以利。使士貪於得。而離其將。然後乘垂獵。散設伏。投機。故其將可取。高祖入曉關。使酈食

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叛。連和張良。又勸帝。因懈擊之。果大破秦軍。此擊秦之道也。楚故荊州之地。夷德易衰。其俗剽輕。故其性弱。東連吳越。南有黔中。故其地廣。傳稱不恤其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故其政騷。或一歲而七奔命。或一動而楚三來。故其民疲。以煩擾之令。而役疲勞之民。故整而不久。若欲擊之。亦必有道焉。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又勿與爭戰。則其軍可敗矣。城濮之役。晉師先犯陳蔡。陳蔡奔。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欒枝使輿曳柴而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以上軍夾攻之。楚左師潰。此擊楚之道也。燕之民剛狠小慮。故其性慤。近夷之俗。其人惇固。故其民謹。奇士居多。故好勇義。巧不足。而諒有餘。故寡詐謀。觸而迫之。以使之懼。陵而遠之。以致其來。夫如是。故守而不走。若欲擊之。則



何以哉亦必有道焉馳而役之使不得與我戰則必且疑而懼  
又且謹我之車騎必避之道則其將可虜北戎侵鄭鄭伯禦之  
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掌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  
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  
無救則難繼矣乃可以逞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前後  
盡殪此擊燕之道也三晉者韓趙魏也魏斯韓虔趙藉三分晉  
國而君之故謂之三晉其地乃澗澶之間天地所合風雨所會  
故其性和聖賢之所教仁義之所施故其政平介於大國之間  
處於四戰之地故其民疲於戰習於兵李牧之吏皆以爲吾將  
怯故輕其將中原之士衣褐不全糟糠不厭故其祿薄不恤其  
民而強用之孰視其上而不之救故士無死志其陣雖治而不  
用若欲擊之則何以哉亦必有道也阻陳而歷之所以陵之也

來則拒而去則追所以倦其師也秦之禦趙軍也秦軍佯敗而  
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遂勝返造秦壁秦壁堅拒不得入而  
秦奇兵絕趙糧道一軍絕趙壁趙括出銳鬪戰秦軍射殺之此  
擊趙之道也凡此五者皆所以制六國之勢也蓋必有以知敵  
人之勢乃可以施制敵之術既得其勢其於制敵也又何難焉  
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舉旗取將必  
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其有工用五兵  
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勝厚其父母妻子勸  
賞畏罰此堅陣之士可與持久能審料此可以擊倍武侯曰善哉  
世未嘗無傑特之材患不見知耳不有蕭何則韓淮陰終於都  
尉不求自効則皇甫規老於功曹士不患無材患不見知耳是  
以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虎賁者取其猛毅也書所謂虎賁



三百人是也。力輕扛鼎，則其力爲足；取者也。傳所謂扛鴻鼎，是也。足輕戎馬，則以其捷速也。韜所謂輕足善走者也。舉旗取將，則以其能破軍殺將也。韜所謂絕滅旌旗者是也。若此之類，必有能者。要在乎選別而愛貴之。蓋將以牽衆，則人之有能者必致其辨；將以勵衆，則人之有能者必致其厚。選而別之，所以致其下，而以牽衆也。愛而貴之，所以致其厚，而以勵衆也。若是之人，謂之何哉？軍之死生係焉。其在張昭兵法，有曰：將者一軍之司命，知將爲軍之司命，則此之所謂軍命者，亦其豪傑之士，可擢以爲將者也。薛仁貴恃驍悍，欲立竒功，白衣自顯，持戟韃弓，馳呼而前。太宗見而嗟異之，立賜金帛。且曰：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虓將。豈非選而別之，愛而貴之乎？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是亦敢爲之士也。五兵，弓矢戈矛及戟也。工用五

兵，則其用五兵者也。如此之人，亦必加其爵列，厚其父母妻子。旣勸以賞，以勉其心，又威以罰，以懲其心。若是，則人皆可用。以攻則必取，故可以決勝；以守則必固，故可與持久。人君誠能審察此人而用之，是雖一可以擊倍，安得武侯不稱善其言。

吳子曰：凡料敵有不下而與之戰者八。一曰：疾風大寒，早興寤遷，剖冰濟水，不憚艱難。二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間，行驅飢渴，務於取遠。三曰：師旣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怒怨，祲祥數起，上不能止。四曰：軍資旣竭，薪芻旣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五曰：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鄰不至。六曰：道遠日暮，士衆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八曰：陣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者，擊之勿疑。用兵之道，料敵爲先。何者？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



擊者勝之半也。故必料敵而後與戰。料之既審，則決勝在己。何必求之於神。故雖不下，而可以與戰。自疾風大寒，至於陣而未定，此八者皆敵有可克之理。雖戰可也。一曰：疾風大寒，此以隆冬盛寒而興師者也。此正曹公赤壁之役。時方盛寒，驅士卒遠涉，不習水土，而敗於周瑜之時也。加以早興寤遷，割冰濟水，不畏艱難，則其士卒必勞，故可與戰。二曰：盛夏炎熱，此以盛夏之際而興師也。正馬援壺頭之役。士卒疾疫之時也。况以晏興無間，行驅飢渴，務於取遠，則士卒亦勞耳。故可與之戰。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其老師費財可知矣。加之百姓怨怒，而下無以得人心，祇祥數起，而上無以當天之意，為之上者有所不能知止，不敗何為。其可與戰也必矣。此正公孫文懿之師。雖衆而飢，時有長星出自襄平西南，墜于凉水。文懿懼，請降，率為司馬。

所斬是也。四曰：軍資既竭，則無以給軍食。薪芻既寡，則無以給樵蘇。加以天多陰雨，欲掠無所，故可與戰。此唐太宗之克突厥，所以因天雨甚，冒雨而進，醜徒果震駭也。五曰：師衆不多，則其兵寡也。水地不利，則不得地利也。人馬疾疫，則失時也。四鄰不至，則無援也。故亦可擊。此正薛仁貴之擊吐蕃，謂烏海地陰而瘴，可謂危地。及後至烏海，以待援，果為吐蕃所敗。是也。六曰：道遠日莫，士衆勞懼，是則倍道兼行之際。其衆亦云倦矣。倦而未食，又且解甲而息，故可擊。此正孫臏之斬龐涓，度其行暮，當至馬陵而克之。是也。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此則上不能以制下也。故三軍數驚，則其心必疑。師徒無助，則其勢必孤。故亦可擊。此正郟之戰，晉之從政者新，以中軍佐濟，二憾皆往。餘師不能軍。舟中指可掬，所以見敗於楚也。其八者：陣必欲其定。今而



陣未定舍必欲其畢今而舍未畢行山阪涉險阻半隱半出其師不相續也是亦可擊此如史祥與余公理對軍公理未成列而祥縱擊大破之是也凡此八者皆敵有可擊之道故有如此者則擊而勿疑

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衆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六曰四鄰之助大國之授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

敵有可擊者亦有不可擊者可擊而不擊則爲失利不可擊而擊之則爲妄進法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合於利而動者此不卜而與之戰者也不合於利而止者此不占而避之者也不占而避之者是亦自知其未可以勝故不必占之於神也

其避之也凡有六焉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庶此強敵也敵強下之故避而不與戰此如燕欲伐齊樂毅曰齊地未入衆未易攻也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此恩足以及人者也蓄恩不倦以一取萬故亦避之而不與戰此如楚子已責逮鰥救之赦罪而晉人避之也三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此賞罰之必行而事無妄動故也故必避之此如楚子討鄭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以成故雖入陳入鄭民不罷勞而隨季知其不可敵是也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此謂有功者既陳而在列而又賢有德者則任之能有材者則使之是得人則國必強也故必避之此如廉頗藺相如之在趙而強秦不敢加兵是也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此謂士卒強而器用備也故必避之此如邲之戰隨武子謂楚君荆尸而舉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



政不戒而備，而不敢與之敵，是也。六曰：四鄰之助，大國之援，此謂資人之助，而其勢強盛也。故亦當避之。正如六國合從，秦兵不敢出關者十五年，是也。凡此六者，吾不若，敵不若者，能避之，故避之勿疑。惟夫知其可擊而擊之，是見可而進也；知其不可擊而避之，是知難而退也。此隨武子於邲之戰，所以亦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起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匈匈，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

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此兵法之常也。將以量敵而進，慮勝而會，吁亦難矣。何者？敵人之情偽，有可得而知者，有不可得而

知者，可得而知者，外也；進也，不可得而知者，內也；止也，吾欲由內以知外，由進以知止，不亦難乎？既知乎此，則勝負可以坐決矣。此武侯之所以問，其起也，起之意，謂欲知之，即其勢而求之，可也。堂堂之陣，不可擊，正正之旗，不可邀。今而敵人之來，蕩蕩無慮，則其軍為妄進也；旌旗煩亂，則其眾為無統也；况又人馬數顧而莫有鬪心，若此之勢，一可擊十，必能使之無所措矣。何者？言軍之自亂，取之易也。此如符堅淮淝之役，一麾之間，軍亂莫止，眾心已怖，是雖謝玄之八千，可以破其百萬，非以一擊十乎？若夫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如此之時，軍士匈匈，然不敢進，亦不敢退，此正疑惑之際，三軍既感且疑，則必有隙之可乘，故可以半擊倍，能審乎此，雖百戰而不危殆矣。

此如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軍其郊而不誠，且日



虞四國之至。鬪廉知其可取。故不待濟師而克之。且謂師克在和。不在衆。是非以半擊倍之意乎。雖然。前之所言以一擊十。是十倍其數而克之也。至於此。特以半擊倍者。蓋蕩蕩無慮。旌旗煩亂。此亂軍也。亂軍引勝。故雖一可擊十。至於諸侯未會。必有時而會。君臣未和。必有時而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必有時而可成。可施。吾乘其未然而擊。故特可以半擊倍。

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旣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

敵有必可擊之道乎。曰。有。何以知其有也。兵形避實而擊虛。惟

乘其虛。故可擊。是以吳起對武侯之間。謂必審敵之虛實。而趨其危。昔太宗嘗曰。孫子十三篇。無出虛實。知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矣。旣知其虛實。則必避實擊虛。以趨其危。是豈不爲必可擊乎。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如陳慶之之伐魏也。謂魏人遠來。皆已疲倦。及其未集。須挫其氣。是也。旣食未設備。可擊。此如光弼伺賊方飯而擊之。是也。奔走可擊。此如羅之役。楚師亂次以濟。而爲羅所敗。是也。動勞可擊。此如周訪擊杜曾。曰。彼勞我逸。故克之。是也。未得地利。可擊。此如竇泰依山爲陳。未成列。爲周文帝所擊。是也。失時不從。可擊。此如宋哀公不阻險。不鼓不成列。而爲楚人所敗。是也。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此如周文帝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是也。涉水半渡。可擊。此如高祖擊曹咎。俟其半渡而擊之。是也。



也。險道狹路可擊。此如孫臏斬龐涓於馬陵是也。旌旗亂動可擊。此如曹劌望其旗靡而追齊師是也。陳數移動可擊。此如徐敬業置陣既久。士皆瞻顧。陣不能整。為李孝逸所擊是也。將離士卒可擊。此如劉裕入長安。令其子居守。率之狼狽而歸是也。心怖可擊。此如符堅之軍見八公山草木皆人形而為謝玄所敗是也。凡若此者。皆敵有必可擊之道。故選銳以衝之。分兵以繼之。急擊之而勿疑。其在杜佑通典亦有所謂敵有十五形可擊。曰新集。曰未食。曰不順。曰後至。曰奔走。曰不戒。曰動勞。曰將離。曰長路。曰候濟。曰不暇。曰險路。曰擾亂。曰驚怖。曰不定。凡此十五形。求其旨意。亦必自吳子始也。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十三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十四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之重。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輕。車輕。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鏘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

天下之事。必有所謂先務者。況於用兵乎。兵之所謂先務者。不一而足。兵之所資以為用者。必使其便。兵之所資以為權者。必欲其誠。惟便故可以制敵。惟誠故可以馭人。兵之所先。其在是乎。四輕者。必兵之所資以為用者也。二重一信者。此兵之所資以為權者也。惟輕故便。惟信故誠。地有異形。明知險易。則為得地之利矣。故地輕於馬。馬有常餼。芻秣以時。則馬輕於車。膏者



所以脂車也膏之欲其利。鏘者所以爲鍵也。鏘之則車堅。膏鏘有餘。故車輕於人。礪乃鋒刃。則鋒必欲其銳。穀乃甲冑。則甲必欲其堅。故人輕於戰。此兵之所資以爲用者。旣得其便。而所以爲馭人之權者。又不可廢也。故進有重賞。所以示之勸。退有重刑。所以示之懲。二者之用。非誠不可也。故行之。必以信用。旣得其便。權旣參其誠。以是而待敵。何往而不克。此能審乎此者。所以爲勝之主也。謂之勝之主者。蓋勝之本在是也。求之於成周之際。司馬之職。有所謂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此則知險易也。趨馬齊其飲食。圉人掌芻牧之事。此則芻秣以時也。車僕掌左戎路之萃。廣車之萃。輕車之萃。與夫輪人之爲輪。輶人之爲輶。則其膏鏘必有餘也。函人之爲甲。犀甲七屬。兕甲七屬。合甲五屬。與夫桃氏之爲劔。與夫廬人之爲廬器。其鋒銳甲堅可知也。

不獨是也。獲則有小禽之私。徇則有斬牲之誓。率之皆坐皆謀。而無不如令者。必其行之信也。成周之制。若是一有用焉。又何患其不勝哉。

武侯問曰。兵何以爲勝。起對曰。以治爲勝。又問曰。不在衆乎。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能當。名曰父子之兵。

戰不必勝。不足爲善。戰勝固可爲也。而所以爲勝者。則何以哉。曰。治也。治可以勝。而武侯必問起者。蓋君有疑於其心者。則必質之於其臣也。武侯方求其所以勝。而未得其道。得不以其疑而問之。起乎。起以治而答之者。蓋所以理軍者。旣盡其法。則所



以制勝者必盡其道。楚之軍惟亂次以濟，故敗於羅。晉之軍惟不能軍，故敗於楚。符堅之軍惟亂莫能止，故敗於謝玄。周摯之師惟方陣而囂，故敗於光弼。惟亂故敗。若夫治則勝矣。師行有紀，鄧禹之所以勝。馭戎嚴整，楊素之所以勝。治軍馴整，子儀之所以勝。持軍整齊，岑彭之所以勝。由是觀之，則治之可以爲勝也明矣。武侯復疑乎治之未必勝。且曰：不在衆乎。夫豈知衆而不治，適以召亂。不若寡而治者之爲有功也。張昭論教習之法，軍無衆寡，士無勇怯，以治則勝，以亂則敗。如昭之言，何衆之云。使其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所用之。衆而不治，不足用也。吳官之教三令五申之後，二姬旣斬之餘，約束爲已明。申令爲只熟。左右前後跪起，皆中繩墨。雖赴水火，猶可。況於統軍持勢之際，申令賞罰旣明以示之，又安有

望敵不進，棄甲而走者乎。夫所謂治者何也。居則有禮，動則有威也。兵之未用也，旣有所制，則兵之旣用也，必不可禦。居則有禮，此節制之兵也。動則有威，非無敵而何。惟其居有禮，故能動有威。輕而無禮，秦師之所以敗。少長有禮，晉師之所以勝。有禮必有威也。明矣。武王之兵，六步七步而止齊。六伐七伐而止齊。此禮也。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非威而何。兵惟盡是道，故其効無所不全。其進也則不可當，以其進之勇也。其退也則不可追，以其退之速也。一前一却，莫不有節。或左或右，莫不應麾。故雖絕而不絕，又且成陣。雖散而不散，又且成行。方其絕也，散也。似真敗却者矣。而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鬪亂不亂。混混沌沌，形員不散。向非節制之兵，其能若是乎。故無事而守，則可以共其安。有事而用，則可以共其危。故可合而不可離。可



用而不可疲。一有用之，莫之敢當。若是者，謂之何哉？名曰父子之兵，謂之父子者，以其恩之固結，出於天性之自然也。惟其恩足以結之，故其情故有必親也。言兵者，得不推其恩而究其情乎？法有所謂視卒如嬰兒，視卒如愛子，知嬰兒愛子之說，則知父子之兵所由命矣。不然，越之圖吳，何以有所謂君子六千人？夫謂之君子者，言君養之如子也。

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

此又吳子申言所以治軍之道。治軍之道，既無不得其宜，則三軍之士亦無不惟上之聽。何則？進止之節，飲食之適，人馬之力，各有所宜。令而進止無犯其節，則軍無失次之患；飲食各適其適，則軍無飢渴之患；人馬不絕其力，則軍無疲困之患。三者既得其宜，則人惟上之從矣。故任其上而無不治者也。此治之所由以生也。成周之際，大司馬之教戰也，車驟徒趨，及表乃止，車馳徒走，及表乃止，三發三刺，及表乃止，所以然者，欲其無犯進止之節也。挈壺以令軍，并挈畚以令糧，所以然者，欲其無失飲食之適也。進與馬謀，退與人謀，終日馳騁，人不捷行，數千里馬不契需，所以然者，欲其無絕人馬之力也。故其大閱之際，坐作進退，疾徐踈數，無不如節者，其任上令為如何。苟為不然，進退無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尚不獲舍，若是則彼必怨嗟，其肯任上之令乎？宜其居則亂而戰則敗也。

吳子曰：凡兵戰之場，立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



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人有所甚愛。亦有所甚畏。生者所甚愛也。死者所甚畏也。捐其所甚愛而樂其所甚畏。此固人情之所不忍也。兵戰之場。立屍之地。固萬死一生之所。非可以僥倖求也。人而至此。乃能捐其所愛而樂其所畏者。蓋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鬪。士於斯時。有死之心。無生之志。故能變死而爲生。苟爲幸生。則必不致死。戰故陷於死。昔玉官之役。孟明視濟河。焚舟示以必死。故能封殽尸而還。此必死則生也。邲之戰。晉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欲敗而先濟。是以大敗。此幸生則死也。是故善將者置之於死地。陷之於亡地。譬猶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夫漏船之中。其沉也必矣。燒屋之下。其焚也必矣。於斯之時。雖有勇者。不及怒。

智者不及謀。何者勢不可也。用衆而若此。以之受敵。何有不可。彼於斯時。惟知受敵而不知有他。故能以萬死而易一生。昔王仁鑑有言。事有迫於不得已者。前有淵谷。不可躍而越也。後有猛虎。不可狎而近也。一旦不幸而臨乎淵谷之險。視其後而猛虎逐之。寧躍而越淵谷乎。將坐而待斃於猛虎乎。坐而待斃於猛虎死也。躍而越淵谷亦死也。等死耳。待斃於猛虎。萬萬之死也。躍而越淵谷。萬一之生也。與其有萬萬之死。孰若有萬一之生。兵戰之場。立屍之地。萬萬之死也。必受敵而可以求萬一之生於萬萬之死矣。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此言用兵之道。不可以無斷。亦不可以有感也。猶之爲獸。一行而一退。若不斷之象也。狐之爲獸。一步而一止。此疑惑之象也。猶豫則不斷。故其爲害也大。傳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則不



斷者其爲害豈不大乎狐疑則衆惑故災之所由起未至於甚  
害也法曰衆疑無定國疑則不定不疑則復定故狐疑但可  
爲災而猶豫則爲大害也傳曰持不斷之志者開群枉之門執  
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傳以狐疑對不斷而言之則猶豫之  
爲不斷也明矣不然韜何以亦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  
災莫過狐疑

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優故用兵之法教戒爲先  
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  
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  
待飢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  
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

傳曰不教民戰謂之殃民民不素教則耳目不熟於旗鼓手足

不熟於器械一有用焉是以其卒予敵也故死於其所不能敗  
於其所不優司馬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欲不能於  
敵反是廢其不欲不能則不至於死敗矣將欲使之各盡其能  
各得其便則何以哉亦不過先之以教戒而已有以教之則人  
知所習有以戒之則人謹所習是必明之以號令示之以賞罰  
使之閑於馳逐熟於擊刺明於坐作進退疾徐踈數之節其在  
周官有所謂教振旅教芟舍教治兵教大閱此之所謂教也有  
所謂前期戒衆庶鼓戒三閱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此所謂戒也  
成周之際猶以是而爲先况戰國乎教戒之法由寡而後可以  
至衆自治可以待敵習變而後可以應率自一人學戰教成十  
人累而至於教成三軍此由寡以至衆也由寡以至衆則其力  
不勞而教亦易成矣其在尉繚子有所謂百人而教戰教成合



之千人。千人教成，合之萬人。萬人教成，合之三軍。是亦吳子教戰之法也。以我之近，待彼之遠；以我之佚，待彼之勞；以我之飽，待彼之飢。此自治而後可以待敵也。自治以待敵，則敵必為我致矣。其在孫子，亦有所謂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是亦吳子教戰之法也。圓而方之者，既教以方，又教以圓。既教以圓，又教以方。欲其明於動靜之理也，坐而起之者，既坐而復起之，欲其明於作止之理也，或左或右，或前或後，欲其運用之皆得也，或分或合，或結或解，欲其聚散之適宜也。若是者，每變皆習，是能習變而後可以應率也。其在張昭教習法，亦有所謂方之圓之，曲之銳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離而合之，是亦吳子之法也。謂每變皆習，則自方圓坐作以至於分合結解，莫不隨變而習之，既習之矣，然後可用，故乃授之兵。

使之將而以用之，故可以謂之將軍。將軍者，將是軍而為之將也。一本以為將事，向之出問，其里之制，其里之制，其里之制。吳子曰：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為謀主，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三鼓習陣，三鼓趨食，四鼓嚴辨，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在人，有不同之才，在我，有因用之法。警司聲，聾司火，奴司耕，婢司爨，因而用之，未有不適其用者。况於用兵之際，可不因而用之乎？夫殺人於五十步之內者，矛戟也；其所用者，近故使短者持之，可也；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其所用者，遠故使長者持之，旌旗所以形象也；强者持之，則力於率眾，必有以奮弧登周麾而呼者，金鼓所以聲眾也；勇者持之，則敢於進戰，必有傷矢流血及屨而鼓音未絕者。其在張昭教陣法，亦曰：長持弓矢。



短持矛戟力者持旗勇者擊鼓亦此意也若夫弱者似不足用矣而厮養之役亦足以給之是則無弃人矣至於智者其謀足多故以為謀主必終之以智者為謀主者蓋言軍不可以無謀主也是以李筌之陰經有所謂將有智謀如曰漢用張良陳平之智而滅項藉光武任寇恂馮異之智而降王莽曹公任許攸曹仁之智而破袁紹孫權任周瑜魯肅之智而敗魏武劉備任諸葛孔明之智而王巴蜀晉任杜預王濬之智而平南吳若是者未有不任智謀而有成也故善戰者不可以無謀主至於鄉里相比什伍相保此又聯民之法也方其居於比閭旅黨之中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其情固已親矣及用之於伍兩師旅之際亦向之比閭旅黨之民也推其鄉里之情而用之於什伍之際一有患難其不知所救援乎故同其鄉里而使

之相比所以親之也列為什伍而使之相保所以聯之也其在周官旅師有所謂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使之相保相受正此意也一鼓整兵二鼓習陣此則以鼓而為節也一鼓則整齊其兵旅再鼓則使之習陣三鼓則趨之以食四鼓則嚴辨其器用五鼓則就行列雖五鼓之後必待衆鼓聲合然後舉旗夫旗鼓者軍之耳目也所以齊之也晉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則非鼓其何以齊之乎杜佑載步戰令曰嚴鼓一通步騎悉裝再通騎上馬步結屯三通以次出之其載船戰今日雷鼓一通吏士皆嚴鼓再通什伍皆就船整持櫓三通大船小戰船以次發是皆以鼓為節也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



搖在上從事在下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陣以待之

行軍之道必欲違害而就利天竈龍頭此軍之害也青龍白虎招搖在上此軍之利也害欲其避故無當之利欲其就故從事於下天竈者大谷之口乏水草之地龍頭者大山之端是為絕地張昭安營壘法謂安營築壘須知陰陽吉凶山川向背崗陵地形亦舉吳子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繼之以凡出軍遇己上之地急去無留不可駐軍以是知害不可以不避也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此欲四方擁護也張昭又曰朱雀青龍輔翼白虎長遠玄武不逼玉案橫長連珠堆阜即為勝正此意也招搖斗柄之星也斗北方星也以殺為義也招搖之名取其麾指之意也招搖在上而從事於下取其得天也張昭曰天子

常居斗四星下前將軍居太微下後將軍居華蓋下左將軍居太衝下右將軍居文昌下知此則知招搖所在從事於下必吉可知所以就利也或以招搖為旗謂畫星於旗也禮記曲禮曰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氏釋之曰以象天帝之怒此則旗說也後世神旗之制亦畫斗星於其上則招搖之為旗也亦明矣至於將戰之時必審候風之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欲以鼓噪而奪之也風逆堅壁以待之懼其因風縱火而為李孝逸之舉順風揚灰而為楊璇之舉故須堅陣以待之此亦欲就利而避害也若五代晉張彥澤為契丹所圍契丹順風揚塵奮擊甚銳軍中大懼諸將皆曰賊乘上風吾居其下待風回乃可戰彥澤以為然其偏將謂彥澤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為虜矣且逆風而戰敵人必謂



我不能所謂出其不意。即追契丹敗之。是又權以濟之也。不必堅壁以待之也。

武侯問曰。凡蓄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飢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廐。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戡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饑。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馬者甲兵之本。軍之所急務者也。詩人之美魯僖公也。不及其他。而稱其有騶有駟。有駟有駘。有駘有駟而已。其美衛文公也。不及其他。而稱其秉心塞淵。騶牝三千而已。是馬之爲用大矣。武侯安得不問其所以蓄之之道乎。夫蓄馬之法。以居處則欲其安。以水

草則欲其得。以飢飽則欲其節。冬則溫廐。慮其傷於寒也。夏則涼廐。慮其傷於熱也。廐者鄭司農以爲廐。所以庇馬涼也。刻剔毛鬣。謹落四下者。攻其蹄鬣也。戡其耳目。無令驚駭者。所以教之也。習其馳逐。閑其進止者。又欲使之熟於戰也。夫然。故人與馬相親。然後可使。成周之時。蓄馬之官。非一職也。有趣馬以齊其飲食。則所謂適其水草。節其飢飽者。爲有官也。有圉師以釁廐廡。馬則安其處所。而溫廐涼廐者。爲有官也。有庖人。以教駢攻駒。執駒散馬耳。則刻剔謹落。戡其耳目。閑其馳逐者。爲有官也。若是。則人馬其不相親乎。乃若鄭之小駟。驕憤不馴。卒之還潁而止者。以其蓄之教之無術。故人與馬不相親也。至於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則所以駕馬者也。故必欲完全而堅固。夫蓄馬至爲難。而用之尤爲難。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飢。必傷於



飽此馬之所以為難蓄也。日暮道遠，必數止下，寧勞於人，慎無勞馬。此馬之所以為難用也。惟馬力有餘，然後可以備敵之覆。我能明乎此者，可以無敵矣。故能橫行天下。昔漢之盛時，衛青以三萬騎出雁門，霍去病以萬騎出隴西，與夫李廣、張騫等，凡十四萬騎，所以能立功異域。其後馬死十餘萬匹。漢馬既少，不能復擊匈奴。知此則知蓄馬繁盛者，豈不足以橫行天下乎？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十四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十五

論將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

才足以兼資，然後可以統軍。術足以相濟，然後可以治軍。文武者，材也。總文武而後可以為軍之將。非才足以兼資而後可以統軍乎？剛柔者，術也。兼剛柔而後可以盡兵之事。非術足以相濟而後可以治軍乎？陸機識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免鄆陵之奔。才不兼資，如統軍何？子玉剛而無禮，卒至於敗。李廣行無部伍，終於失道。術不兼濟，其何以治軍乎？昔田穰苴可謂兩盡乎是矣。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則其材備矣。於



將軍也。何有莊賈可斬，則斬之而不貸；士卒可恤，則撫之而不以爲過。是又術之兼盡也。其於軍事亦優爲矣。古之擇將，必欲材與術兩盡而不偏。然後爲得。而凡人論將，則先乎勇。夫豈知獨勇不足以盡其材也。且孫子之論將，則曰智、信、仁、勇、嚴。太公論將，則曰勇、智、仁、信、忠。五材兼備，然後可也。可獨勇乎？勇非不足取也。白衣自顯，仁貴所以爲墟。將錦裘自表，李晟所以敵萬人。勇固不足取耶？勇雖可取，特數分之一分耳。辨大事者非勇者所爲也。才氣無雙，李廣非不勇也。而終於失道，被羽先登，賈復非不勇也。而不得別將，勇其可獨任乎？勇之所以不足多者，謂其輕合也。輕合則不知利之所在，其可乎？昔子路問夫子曰：行子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論將之道，非勇所能盡也。

故將之所謹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

用兵之事，不一而足，而爲將之任，亦無乎不謹。理也，備也，果也，戒也，約也。此五者無一而不謹，然後可以爲將矣。不理則亂，何以治衆；不備則怠，以待敵不果則怯，何以殺敵；不戒則驕，何以守勝；不約則煩，何以率下。此將之所以必欲謹是五者也。所謂理者，蓋統軍之際，其人雖若難治，而吾能治之，以易治。故雖衆猶寡也。如韓信之多多益辨，非理者乎？所謂備者，蓋預防之術，雖無所畏，而常若有所畏。故雖出門之際，常如見敵。如馮道根之遠斥侯，有如敵將至者，非備者乎？所謂果者，蓋有敢爲之志者，雖有可畏，而常若不足畏。故臨敵之際，示以必死，而無貪



生之心如田單之在即墨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是也所謂戒者謂善慮事者雖已勝而常若未勝故雖克戰而如始戰鄭敗楚師國人皆喜唯子良獨憂曰是國之灾也非雖克如始戰乎所謂約者蓋得治軍之要者不欲使之苦其勞而使之樂爲用李光弼之代子儀一無所更非約而不煩乎受命而不辭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志在奉公者必不避難志在克敵者必不懷生受命而不辭此志在奉公也一有命焉卽就道而往吾何以避難爲辭敵破而後言返此志在敵者也敵未亡則無還期吾何以懷生而思返乎爲將之禮其在是矣郭子儀之爲師也詔至卽引道無纖芥顧望此受命而不辭也裴度之爲師也謂賊未授首臣無還期

此敵破而後言返也爲將之禮必裴晉公郭汾陽而後可也故師出之際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寧死以爲榮無生以爲辱此白起所以不爲辱軍將而嚴顏謂有斷頭將軍者誠以幸生爲可愧也

吳子曰凡用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爲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而寇不敢敵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兵必有其用用各有其要四機者皆用兵之要也一曰氣機者



謂作其氣而使勇也。二曰地機者，謂因地形而用之也。三曰事機者，謂有以離其君臣上下也。四曰力機者，謂舟車士馬之力必欲其有餘也。且法曰：戰在於治氣，欲治其氣，則必俾之使銳，養之使閑，雜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皆在於將。此之謂氣機，怒自十倍。田單所以勝燕，彼竭我盈，曹劌所以勝齊，是得乎氣機也。法曰：地形者，兵之助，惟得其地，則據其險隘要害之處，雖十夫所守，可使千夫不敢過。夫是之謂地機。馬陵道隘，孫臏所以勝龐涓，殺有二陵，晉人所以禦秦師，是得夫地機也。法曰：事莫密於間，則行間謀以離其情，用輕兵以分其勢，使其君臣上下至於相怨咎，是之謂事機。秦人使間間趙，而廉頗果代越人使間間吳，而子胥果殺，此得乎事機也。車以管轄而致用，故必堅之，舟以櫓楫而後濟，故必利之。以士則必習於戰陣，以

馬則必關於馳逐，是之謂力機。水陸並進，王濬所以平吳，兵馬甚盛，吳漢所以克成都，此得乎力機也。四者之機，惟無一而不知，然後可以爲將矣。知此四機，雖可以爲將，而所謂良將者，又必其有威德仁勇也。威德仁勇，足以率下安衆，則施令而下不犯，足以怖敵決疑，則所在而寇不敢敵，蓋能足以撫士，而後人莫不從，能足以制勝，而後敵無不服。威德仁勇，此將之能也。推是以怖敵決疑，則可以制勝矣。故所在而寇不敢敵，非敵無不服乎？且吳起之爲將也，前獲雙首者，雖有功而不赦。五萬之衆，可使爲一死賊，其威勇爲如何？衣食必與士卒同，廉平可以得士心，其德爲如何？以是而率下安衆，則見於親，萬民使士卒樂死，以是而怖敵決疑，則見於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至於車騎與徒皆從受敵，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非所謂施令而下不



敢犯乎。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向。韓趙賓從。茲非所在而寇不敢敵乎。若是者。得之則國強。去之則國亡。不獨可以謂之將也。必謂之良將而後可。觀起之在魏而魏盛。在楚而楚強。茲非所謂良將乎。夫所謂良者。以其才之出於自然。非人所可及也。知而謂之良知。能而謂之良能。皆其天資自然。出乎衆表也。故傳說之相高宗也。則以爲良弼。魏徵之佐太宗也。則願爲良臣。將而謂之良。其可以強國安民。而非庸將所及也。吳子曰。夫鑿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張昭教習之法。舉兵法云。三官不謬。五教不亂。是謂能軍。三官

者。鼓也。金也。旗也。五教者。耳目足手心也。教目知形勢之旗。教耳知號令之數。教足知進退之度。教手知兵之長短。教心知賞罰之用。五者閑習。是取勝之道也。知此則知吳子之所以威其耳。威其目。威其心者。正爲將之所先也。鑿鼓所以進之也。金鐸所以止之也。旌旗麾幟。所以指搗之也。晉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故金鼓可以威耳。旗幟可以威目。若夫禁令刑罰。則所以驅入而用之也。法曰。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禁令刑罰。可以威其心。曰。威云者。將以使之畏而從也。金鼓之聲。所以威耳。故聲不可不清。旌幟之色。所以威目。故色不可不明。刑罰所以威心。故刑罰不可不嚴。清則易聞。明則易見。嚴則不敢犯。是三者用衆之本也。苟三者不立。則雖有其國。必爲敵人所敗矣。昔成周之世。天下太平。五兵不試。宜無用於此也。而教戰



之法。辨鼓鐸錫鏡之用。則所以威耳也。辨旗物之用。則所以威目也。前期而戒。斬牲以徇。則所以威心也。成周之法。若此其善。此後世所以必來取法也。將之治兵。惟其教習之有法。故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此言教習有素。故民之從之。若是其順也。方其麾之而使往。則莫不從而趨之。及其指之而使進。則復莫不前趨於死矣。昔李光弼善馭軍者也。申號令。鳴鼓角。賞當功。罰適過。北城之役。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三麾至地。諸軍畢入。此麾之而從趨也。及三麾之後。諸軍爭奮。賊衆奔敗。非所指而莫不前死乎。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材。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間。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

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沉。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颭數至。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智將與愚將戰。則智者勝。勇將與怯將戰。則勇者勝。天下之將。與一軍之將戰。則天下之將勝。將之所係。如此其大。凡戰之道。可不先占其將而察其材乎。惟有以察之。則制勝之術。可得而施。是術也。必因形用權。而後可以勝矣。其將愚而信人者。謂昧於事機而好信人者也。如騎劫之攻。卽墨也。信其劓軍之言。從其掘墓之間。果爲田單所敗。非可詐而誘乎。貪而忽名者。謂貪財而不好名者也。如秦嶢關之將者。屠子賈孺。漢使酈食其持重寶以啗之。果欲連和。非可貨而賂乎。輕變無謀者。謂其輕動



而無謀也。如子儀之料思明曰：彼得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於是晝揚兵，夜擣壘，使賊不得息，非可勞而困乎？上富而驕，將之貪也；下貧而怨，則失士心也。此如慕容評賣樵鬻水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鬪志，果爲王猛所敗，其可離而間之也。必矣。進退多疑，此爲將者不能斷也。故士卒無所依，此如荀攸說曹公曰：布氣未復，官謀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其可震而走也，必矣。士輕其將而有歸志，此士不用命之時也。必塞易開險以邀之，邲之役，桓子令軍中先濟而舟中之指可掬，所以敗於楚也。進道易，退道難，故可使前而來，泝水之役，陽子使子上濟而陳，大孫伯恐其半渡而薄我，陽子之意欲其來而前也。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之。闕與之役，趙奢謂其道遠險狹，譬猶兩鼠相鬪於穴中，將勇者勝。趙奢之意欲其薄而擊之也。居軍下濕，水無

所通，加之霖雨，數至，故可以灌而沉之。如于禁處軍卑下，而爲關羽所灌是也。居荒澤之地，草楚幽穢，加之風颭數至，故可以焚而滅之。如張角衣草結營，皇甫嵩謂其易爲風火是也。停久不趨，將士懈怠，其軍不備，故可潛而襲之。此如徐敬業置陣既久，士卒疲怠，而爲李逸所敗是也。凡此皆因其有可取之形，從而取之，故可以不勞餘力而收其成效也。

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起對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爲不及，其見利佯爲不知。如此將者，名爲智者，勿與戰矣。若其衆譴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爲愚將，雖衆可獲。

昔高祖之伐魏也，問魏大將誰也，食其曰：柏直曰：是口尚乳臭。



安能當吾韓信問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蓋善戰者必先占將而察材將孰有能吾以此知勝負矣知其將則知其勝負所在矣設如秦使武安君白起爲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若是而欲知其將則何以哉不過誘之而已誘之而不從則智者也誘之而從則愚者也蓋兵法千章萬句不出於致人而不致於人追人之佯北食人之餌兵皆非善將者也誘之以術令賤而勇者將輕騎以嘗之賤則無謀勇則敢進故可以嘗敵嘗之以是必使務於奔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旣治其追北詐爲不及其見利詐爲不知此必有謀之將不貪小利不食餌兵者也故知其爲智將若夫衆謹譁而不一旗煩亂而不齊其卒自行自止而無統其兵或縱

或橫而無序其追北恐不及此必爲人所致者也是爲愚將故雖衆可獲王剪伐楚楚數挑戰而剪不出亞夫拒吳吳數挑戰而亞夫不出此智將也若夫秦士會使輕者肆晉軍而趙穿果追之不及鄭公子突使勇而無剛者寇戎而速去之而戎果奔此非所謂愚將乎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十五







也。鄭人之周麾，光弼之三麾，而卒以取勝者，麾之有節也。鼓之而進，怯者不得以獨退，金之而止，勇者不得以獨進，此金鼓之節也。吳漢齊鼓而進，周人以獨止之，此金鼓之有節也。至於吹而莫不行，再吹而莫不聚，茲又笳笛之有節也。李靖兵法角一聲而皆散立，卽此推之，亦笳笛之有節也。金之鼓之，麾之吹之，無不有節，苟有不從令者，誅之可也。此孫子所以斬左右二姬，吳起斬非令之材士，光弼斬不戰而卻者，如此則三軍服上之威，士卒各用其命，以之而戰，則必勝，固無強敵也。以之而攻，則必取，固無堅陣也。又豈有率遇敵而失行者哉。此皆有制之兵也。不然，周官何以特重大司馬大閱之法。武侯問曰：若敵衆我寡，爲之奈何。起對曰：避之於易，邀之於阨，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

今有少卒，卒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有大衆，莫不驚動。故曰：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隘。

兵有數，地有形，數異乎衆寡，形分乎險易。且以兵法觀之：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蓋言因地用兵，而多寡險易之適稱者之可以勝也。若夫人衆而地隘，則難於馳逐，人寡而地易，則何所依據。不過曰：用衆者務於易，用少者務於隘而已。周禮曰：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人主於險，謂其所用者少而務隘也。車主於易，謂其人衆而務易也。武侯問吳起：以彼衆我寡，爲之奈何。武侯之意，蓋慮其寡之不可以敵衆也，而不知寡有時而可以勝者，據得其地也。避之於易，邀之於險，雖衆無所用之。夫何避之易而邀之阨也。用少者務隘故也。大抵以寡勝衆，在兵必有異數，而少之所用，則惟隘是務，其於地也，獨無異。



形乎以一擊千以十擊百以千擊萬寡勝衆也曰阨曰險曰阻用少者務隘也阨險阻皆隘也而所以異者阻大於險阨而阨小於險阻阨者阨塞之地也扼可以塞則扼之形小阻者長江大川之限也惟可以限阻則其形爲大矣至於險之爲地則可以爲守國之形不惟阻也而亦匪阨也不小亦不大耳阨惟小故可以一擊才阻惟大故可以千擊萬險惟不小不大故可以百擊千此因地而論其大槩也分而謂之則有一有十有千之異數合而言之均之以寡勝也分而言之則有阨有險有阻之異形合而言之均之用少者惟隘之務也但其數有多寡故其形有大小也孫臏之馬陵韓信之井陘謝玄之淮淝者是也何以言之今有少卒卒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有大衆莫不驚動者爲其阨隘之中寡可以勝吾衆也用兵者可不相地形而分

兵數乎故用衆者則務易用少者務隘亦因數而異其地也思明得加兵則兵多於光弼矣故恨不得野戰非欲務易乎光弼之兵少於思明故欲迫險而陣非寡務隘乎

武侯問曰有師甚衆旣武且勇背大阻險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強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起對曰大哉問乎此非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爲五軍各軍一衢夫五軍五衢敵人必惑莫知所加敵若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間諜以觀其慮彼聽吾說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分爲五戰戰勝勿追不勝疾歸如是佯北安行疾鬪一結其前一絕其後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此擊強之道也

在彼有難擊之勢在我有擊之之術此固非可以力爭也智勝



之也。較以力則彼強我弱，較以智則我雄彼雌。有師甚衆，旣武且勇，固難擊也。况又背大阻險，右山左澤，而得地之利，深溝高壘，守以強弩，而盡守之法，進不可當，如風雨然，退不可乘，如山移。然將欲與守，其糧食又多，此固不容易擊也。宜爲武侯之所疑，而兵起亦以爲問之大也。謂之大者，以其兵之衆，事之重，非可以輕進而力爭也。必聖人之謀，有以大過人者，而後可以勝之也。謂之聖人之謀者，以其非常智所可及也。聖人之謀，何如哉？分兵以形之，遣間以疑之，然後從而夾攻之，是必備之以千乘萬騎，兼之以徒步之兵，其爲車步騎亦足用矣。分爲五軍，軍之五衢，所以形之也。彼於見吾形，必惑而不知所加。彼若堅守不動，以自固，我則用間以動之，以觀其謀。彼聽吾說，則爲無謀矣。故解之而去，彼若不然，則爲有謀矣。斬使焚書，以無通其往。

來亦以必戰，分爲五戰，使五軍各自戰也。戰之而勝，不可追之，謂其敵衆故也。不勝則遽歸，懼其乘我也。必也，佯北以致之，安行而疾鬪，或結其前，或絕其後，或舍枚而進，或左右而襲之，是乃夾攻之也。故五軍交至，必有得其利者。擊強之道，其在是乎？昔楚漢之強弱，固不容言。然漢終以勝，楚終以弱者，漢得夫擊之之道也。觀其使黥布留楚，使韓信當一面，使陳平行反間，至於垓下一集，而楚亡無日，非得所以擊強之道乎？

武侯問曰：敵近而薄我，欲去無路，我衆甚懼，爲之奈何？起對曰：爲此之術，若我衆彼寡，分而乘之；彼衆我寡，以方從之。從之無息，雖衆可服。

法曰：識衆寡之用者勝。知衆寡之用，可以勝。則敵雖薄我，吾何畏焉？是以兵起對武侯之問，必欲知其衆寡而爲之勢以制之。



當其險而薄我之時。我去無路。我衆又甚懼。此不得已則戰之時也。戰之之際。必量其衆寡而用之。我衆彼寡。則分而乘之。此得夫法之所謂倍則分之之說也。彼衆我寡。則因其方而從。其從之也。又無得休息。此得夫法之所謂皆戰則強也。故彼雖衆。可得而服之矣。北戎侵鄭。鄭伯懼其侵軼我。而公子突乃請爲三覆以待之。而我師果奔。此則分而乘之也。光弼擊周摯。使郝廷玉以三百騎擊西北隅。使論惟正以二百騎擊東南隅。此則以方從之也。從之而不止。則彼必爲我所困。故雖衆可服也。武侯問曰。若遇敵於谿谷之間。傍多險阻。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起對曰。諸丘陵林谷深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若高山深谷。率然相遇。必先鼓噪而乘之。進弓與弩。且射且虜。審察其政。亂則擊之。勿疑。

善用兵者。無所往而不勝。羊腸可以勝。鋸齒可以勝。緣山可以勝。入谷可以勝。是雖過於谿谷之間。傍多險阻。衆寡不敵。吾何患焉。諸丘陵林谷深山大澤。此固非用兵之地也。疾行亟去。不可從容。此常法也。設不幸而率遇於此。則何以哉。必也鼓噪以乘之。所以奪之也。進弓與弩。且射且虜。所以驅之也。然必審察其政。果亂則擊之。勿疑。使其未亂。則未可擊也。馬援壺頭之役。匈奴升險鼓噪。此乃援失其利。而匈奴爲得之也。然匈奴率不敢取之者。以援軍猶治故也。使援而不善兵。其不亡於匈奴也。幾希。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率遇敵人。擊之不敢去。去之不得。爲之奈何。起對曰。此謂谷戰。雖衆不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輕足利兵。以爲前行。分車列騎。隱於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敵必堅陳。



進退不敢於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懼車騎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戰之法也

左秦伐韓於闕與王召趙奢而問以救韓之事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如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奢之所言谷戰之法也率遇敵人於左右高山之間其道甚狹迫既不敢擊又不能去此其地正所謂谷戰也一可擊十十可擊百百可擊萬何以衆爲然必擇士而使之伏兵以襲之引而致之撓而勞之然後可勝也募吾材士與敵可以相當者與夫輕足利兵者爲利於戰故以爲前行此則擇士而使之也分車隱於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此則伏兵以致用也彼既不見吾之兵則必堅陣以待我而進退有所不敢於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而營之所以引而致之也敵人既不知吾謀則必懼吾覆彼也吾則撓之以車騎勿

使得息則彼必爲我所勞也凡此者乃戰於山谷之間者之所爲也故曰此谷戰之法也

武侯問曰吾與敵人相遇大水之澤傾輪沒轅水薄車騎舟楫不設進退不得爲之奈何起對曰此謂水戰無用車騎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爲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

孫子行軍有處山之軍有水之上之軍武侯之所問者水之上之軍也大水之地傾輪沒轅車騎不利舟楫不設得無憂乎吳起對之以此謂水戰無用車騎古者水戰有蒙衝有鬪艦有海鵠若此之類皆水戰之具也設與敵遇於此舟楫未具則何以哉不過留而不行登高以望知其淺深廣狹之處則水情爲可以得矣既得其情必制以奇乃可以勝敵若絕水而來必候其半渡



而擊之。此韓信之所以囊沙澱水，候其半渡而擊之者，得乎此也。

武侯問曰：天久連雨，馬陷車止，四面受敵，三軍驚駭，爲之奈何？起對曰：凡用車者，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強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迹。

太公論車騎之地，有曰：汗下沮澤，進退漸如，此騎之患地也。圯下漸澤，黑土粘埴，此車之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車之陷地也。若是者，皆車騎死敗之地。武侯之所問，天久連雨，馬陷車止，此正太公之所戒也。加之四面受敵，三軍驚駭，得無憂乎？高則陽燥之地也，故貴之；下則陰濕之地也，故賤之。凡此皆車之用，貴得其地也。是以成周輪人爲輪，有行山之輪，有行澤之輪，行山者欲侔行澤者欲舒，侔以

行山則不甌，舒以行澤，是刀以割塗也。成周之法，因地而異其制，異子之言，則論其地之所宜。若夫用之，又當馳其強車，或進或止，必從其道，從其道者，所以求其利也。敵人若起，必逐其跡，此正踐墨隨敵也。

武侯問曰：暴寇率來，掠吾田野，取吾牛羊，則如之何？起對曰：暴寇率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

凡爲客之道，利於速戰，彼暴寇之來，掠田野，取牛羊，其勢雖暴，然不能久居，吾必慮其強，而思所以制之，故善守而勿應，彼不得所欲，必將暮去，其裝必重者，以其務於侵掠，故其裝重也。裝重則行遲，故其心恐，吾之襲其後也，其還退也，必務於速，速則其行列必不相繼，吾因而追擊，則其兵可覆而取，大抵銳於



進取者其退必速。而貪於所得者，必無遠圖。欲速則不達，今暴寇率來，亦銳矣。而不知銳者易失之躁，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亦古之戒也。今暴寇惟以掠取爲務，亦貪矣。而不知貪於得者，必喪於所得。此所以反爲人所擊也。

吳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旣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發其屋，取其粟，殺其六畜，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墻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法之所言，蓋仁人之師，本欲吊民伐罪，豈以殘民爲心。齊之伐燕，孟子勸之以反其旄倪，歸其重寶，亦此意也。吳子戰國之將，豈意所言，乃有仁人之舉耶。謂凡攻敵圍城之道，破其城邑，入其宮室，

非利其物也。爲之御其祿秩，收其寶器而已。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無發其屋，無取其粟，無殺其六畜，無燔其積聚。凡若是者，所以示民以無殘害人心之心也。蓋林木者，民之所資以用，屋室者，民之所托以居，粟畜積聚，又民之所資以養。此而無所害，則其不殘民也。可知其有降者，許而安之。蓋人旣不我敵，則我亦不人殺。且人已降，殺之不祥，宜有以許其來而安定之也。項王羽入關之初，燒秦宮室，坑秦子弟，秦民失望，嗟夫，羽剽悍賊也，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慘怛之容，略不形於色，何其忍也。其死垓下，亦晚耳。

### 勸士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



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驅之而用之不若使人之自爲用刑賞之用所以驅之也驅而用之出乎勉強有所不足恃也孰若自爲之用者出於誠心耶人主之所恃者人心也人心自從則必不待賞而後勸不待罰而後懲彼惟恐攻之不取而戰之不克也豈嚴刑明賞所能驅乎宜吳起以爲不能悉其事起非不能詳盡其事也以其不足恃故不之悉也今夫三令五申所以爲號令也申令而有不如法者則令所不行也故將用之際必使之樂聞而後可一鼓再鼓所以興師動衆也鼓之而不進者則衆爲不可用也將用之際必使之樂戰而後可所指而莫不前死所以爲交兵接刃也一有弃甲曳兵而走者則無以得其死力也故於己用之際必使之樂死而後可是三者皆人心之樂從也人主之所恃者不

在是乎昔武王伐商之後牧誓一作而人莫不從白旄一麾而人莫不進至於如熊如羆如虎如貔于商郊則其爲交兵接刃之際又爲如何其爲樂聞樂戰樂死者可立見矣武王惟此之恃所以一戎衣而天下定也

武侯曰致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勸之於是武侯設坐廟庭爲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餽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餽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餽席無重器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爲差有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於心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冑而奮擊之者以萬數

將有以得士卒之力必有以盡勸勉之術吳起之所對勸勉之術也方武侯未知其術則必求所以致之之道曰致之奈何者



蓋欲致此人心之樂從而未得其道也。吳起對曰：舉有功而進  
享之，無功而勵之，正所謂勸勉之術也。夫人有功而見知，則悅  
賞當功而後臣下勸，三行之禮以功之高下而爲等，則有功者  
已見知而上之所以報功者亦當矣。何懼其不勸乎？上功者功  
之莫大者也，其功大者其禮宜隆，故坐之前行，饋席兼重器，其  
食上牢，所以優其報也。次功則其功爲次矣，其功次者其禮以  
殺，故比之上行則饋席器必有差，以其次於上行故也。無功者  
以無功之可報，故坐之後行，所以愧之。彼之坐於稠衆之後，饋  
席無重器，彼豈不自思曰：使吾有次功則中行可坐，有上功則  
前行可坐，惟其無功，所以居人之後，享禮之薄，吾其自奮而以  
冀其重報也。彼有功者既等而當其功，無功者又奮而思立功，  
其爲勸勉之術亦至矣。且以周成待諸侯之禮觀之，公於上等。

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車服旗物有異制，其芻積牢禮有  
異數，其擯相有異人，其所立有異地。凡若此者，亦以其爵有尊  
卑，命有隆殺，故不得不異之也。以是觀之，吳子三行之法，不無  
所本也。不獨吳子言之，其在李筌陰經勸士篇亦備言三行之  
制。筌之所言，其有得於吳子也。三行之享，享於廟內也。其於廟  
內之外，又頒賜有功者之父母妻子，其頒賜之也，亦不容無差  
別等。此正周官司勳凡賞無常，輕重眡功之說也。其有死於王事  
者，是爲伏節死義之人，人君亦必有所不敢忘也。必歲使勞賜  
其父母，所以示吾著於心而不敢忘也。此正周官司關所謂以  
其賦養老死與其孤之意也。彼見其君報之以禮如此其厚，彼  
而木石則已，若猶人也，獨不思所以報乎？是宜行之。三年，秦人  
臨西河，而魏之士卒莫不思奮，雖吏令有所未及，而皆欲介胄



奮擊殆以萬數所以然者由吾勵士之法有以感激之也非所謂賞當功而臣下勸乎

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已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爲一死賊牽以討之固難敵矣於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常人之情也人君因其情而用之故先之以激勸之術而後可以作其敢爲之心武侯之報功既盡其術而魏士之報也至於不待令而奮擊其効可見矣宜武侯召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而起又從而申其說謂人有短長氣有

盛衰用其所長激之使盛則可以必勝矣苟爲不然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而令起率以當之其勝未可必也何者非其所長衰而不盛也設其不勝必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若是則其可無術以使之憤悱乎且以一死賊伏於曠野其人未爲衆也而千人追之至於梟視狼顧却而不敢進者非其衆寡不敵也死賊之氣盛而千夫之氣餒也是雖千夫惟恐其暴起而害已所以反顧而莫有進士也一死賊投命於必死猶足以懼千夫况以五萬之衆而爲一死賊以討之其誰敢當我其難敵也必矣其在尉繚子亦曰一賊伏劔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何則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然臣之術足使三軍爲一死賊莫當其前莫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焉是亦吳子死賊之說也惟武侯能從其說故付以兼車五百乘騎



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兼車者以其兼輕重二車而爲一也向非勵士有術其何以致然故曰此勵士之功也

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

戰敵易勝敵難勝之易勝之而不失其所當者難車步騎三者各有所當也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則車與徒非所當從也何者徒之勝車也易夫車當車徒二十四人則車徒與騎非所當從也何者騎之勝車徒也亦易以易而勝其誰不能使其車從車騎從騎徒從徒三者皆從其所當敵者而勝之然後可以爲能也苟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則非所謂當從受敵亦非其所令也雖能破軍皆不足以爲功惟其法之素定故當戰

之日其令不煩而威振天下矣在法有曰教約人輕死如起之所令其教亦約矣人而輕死則其威之所振宜如何耶此李克言之武侯所以曰其用兵雖司馬穰苴莫能及非溢美也



蘇九小書詩義卷十六

夫詩之為道也。其於人心。有不可及者。故君子必先慎乎德。而後可以學詩。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風者。風俗也。賦者。敷陳也。比者。譬喻也。興者。起也。雅者。正也。頌者。美也。詩有六義。而風賦比興。為四。雅頌。為二。四者。詩之體也。二者。詩之聲也。詩有六義。而風賦比興。為四。雅頌。為二。四者。詩之體也。二者。詩之聲也。



